

來西北到

張揚明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到西北來

張揚明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祥

到西北來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張揚明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鄭光昭)

弁 言

突然的來到西北住在隴西又月餘了，八月十九日接到廖君燮棠自長沙寄來的一封信，裏面有一段說：

「甘肅偏西北一隅，且交通梗塞，南人親歷，殊非易易；吾弟藉此機會，實地考察，久處鄉邦者健羨無似。他日載譽歸來，務望將其所得，撰成專書，以供海內人士之參考……」

同時，衡陽段君琴僧的函中也有這樣的一段話：

——「弟此次遠行，諒能得到許多不易得到的經驗和知識，倘旁午之暇，能將所見聞的一切，裒集成書，以供國人參考；在標榜着開發的狂潮中，凡關心國事者，莫不欲知道西北的現實，誠然，那便是對國家實際的貢獻，並且還可以作為永遠的紀念，不虛此行……」

我讀着，覺得知友厚望，不能無答，因有了這個動機時常的在腦子裏盤旋，由是公餘之暇，便將一路來所見所聞的：如古蹟，如各地的民情風俗，生活習慣，與夫一切一切的現實，件件底都把來重溫，更覺得有許許多多的地方，確有向國人介紹的價值和必要，所以便毫不顧慮的動筆。但是恰在那時奉令來

岷，來岷後又日在備戰備守的狀態中，故遲遲至今纔得脫稿；雖然，還是在百忙中埋着頭續成的。——因為我認為在進剿時期橫豎是得不到安定。

不過每日都在預備着移動，究竟心緒不寧，欲加以周詳的考證和探詢，環境終不許可；同時我也覺得與其去旁探博採來自炫豐富，卻又難免堆砌粉飾，甚至淹沒真的事實，弄成脂粉美人，反為壞了；便只將所經歷的裸然地白描。以故：本書七萬餘言中，完全是心中的一痕印象，參酌自己的日記，依時間空間的順序記實的。雖不能說完全沒有遺漏，而大的、要緊的總算是具備了；並且決無虛渺，也沒有將那一件事輕描，也沒有將那一件事重寫，有一事記一事，有一言是一言，這是可以自信的。

書中差不多全部都是冷淡的，古老的，這因為材料如此，希望我關心西北的同志同胞，在政府整個的計畫下，輸才輸力，努力的從事開發，使現在的古老、冷澹和不適宜的種種，於最短時間，一變為合乎時代的新西北！

民二四，一〇，一二、揚明自識於甘肅岷縣

目 次

一	突然的開來西北	1
二	隴海道上	8
三	西安城內的一瞥	18
四	與店主人的談片	21
五	雁塔神鐘	29
六	教育圖書館的古物	33
七	第一市場	40
八	西京之夜	43
九	大雁塔	46
一〇	西安城內的又一角	56
一一	碑林	59
一二	風雨中推進咸陽的途中	63
一三	如此古咸陽	78
一四	畢原荒塚	81
一五	西北貧民生活的剪影	88
一六	馬跑泉磯	90
一七	馬嵬坡	93

一八	馬功后稷祠,姜嫄廟	95
一九	劫後災黎的話	102
二〇	在扶風的一週間	106
二一	召伯甘棠	112
二二	鳳翔東湖公園,喜雨亭	120
二三	從鳳翔到馬鹿鎮的一段	129
二四	漢回雜居的馬鹿鎮	132
二五	征人,村婦,驢夫	138
二六	萬山重疊中的小上海——天水	147
二七	自天水到隴西途中的瑣瑣	156
二八	隴西的橫斷面	164
二九	夷齊餓死的首陽山	170
三〇	在隴西的七十天中	174
三一	老進士談	178
三二	廢曆的中秋節	179
三三	三汭,石關,梅川鎮	183
三四	關於岷縣的一片面	189
三五	回民和番民的生活	195
三六	南旋的前夜	204

一 突然的開來西北

贛東自朱毛西竄，方志敏、劉疇西、王如痴三匪就擒以後，着實安靖了；因此，贛東剿匪的部隊，陸續的調防，本師也奉令調防湖南澧縣。

我們的部隊，交防清楚後，便浮江而下。

那是春光明媚，春水溶溶的時候，並且我們的士兵兩湖的人很不少，其餘不是湖南湖北的，也覺得久住着一個劫餘的江西，究竟不如走動去換點新鮮空氣的爲好，以故：無論官兵，沒有不是歡喜的。

在水中整整地浮泛了八日八晚，到五月十四日上午八時，纔帆檣羣集於南昌對河的牛行車站：那茫茫的江水，嗚嗚的汽笛，扎扎的機聲，種種的種種的，使僻處新收匪區的士兵們的心中，頓然都發生了一種清醒新鮮底情緒，——一切都活躍了！

十五日下午四時，我與陳同志自湖濱公園散步歸來經過百花洲上的時候，東湖中盪滿着鱗碎底金光，天外斜陽，已轉了血一般的深紅色，它的光輝射不上眼睛了。

——張同志！你們還在此不準備嗎？……迎面來了王同志這樣問。

什麼，你說？我倆同聲反問，同時四條懷疑的視線緊釘着他。

大概你們還不知道吧，明天一早便要開拔呢，還說要到洛陽！電報是剛纔來的，大概你們還不知道吧？——過河來多久了呢？……——我剛奉團長的命令去通知各營預備。

他說着便忽忽忙忙底去了。我們還向他的背影答應了幾句話，他似乎沒有聽見。

——真快呀！爲什麼剛到就要走？前天不是旅長還說至少也得住個把星期嗎……

真不解！爲什麼要開洛陽呢？原來不是奉令到湘西的嗎？難道匪又北竄了？！……——且回去罷，大概旅長現在總在找我們！

我們沒有多討論，便喊了兩把黃包車，飛跑到輪船碼頭，搭着汽划子過去。走到旅部，真的大家都在預備着；我們知道命令已轉下去了，便也將行李約略的檢點檢點。

次日下午五時又四十分，雨是如絲如線的遍天亂織，我們

已乘車來到九江了；並且同時上了預備好了的軍運輸船。這時在船上的人，雖然還是從贛東來的一班老同志，然而聲音，臉色，處處的表徵都與起初不同；尤其是有家眷的，更特別底難堪。

——我們在漢口集中，第七師還沒有到，軍長必定要訓話，行營多半也要檢閱（因在上饒時已奉令檢閱，但未舉行便開了）。以此斷言，至少有一兩個星期耽擱；並且到洛陽又不比有什麼緊要的軍情的。

我也是這樣想，如果真有這麼長的時間，安頓家眷倒也從從容容不生什麼關係的，只怕又如在南昌一樣，住還沒有住定便一個命令就走呢？！那纔來不及！

那裏就會如此！一處可以比一處嗎？現在這樣遠征，後方也不能不設留守！況且行營未必不知道是有家眷在軍中的，如何不會給一個相當的時間讓我們料理？！——這是大艙間中發出來的一段譚話，接着三個四個，談話的越聚越多，家眷們也探頭探腦地在房間中傾耳靜聽着。

——河南的氣候真討厭，空氣乾燥得什麼似的，這時去正是熱天，純乎大陸性的洛陽，南方人真要受不住！

其實也不見得！在河南過熱天：不講別的，晚上睡總要睡

得好些；不過喫麵包恐怕你們不慣便了。

你是河南人，當然合你的口味……——另外這樣的談話，更是在在都聽得見。

晚餐的時候，因為弄不及米飯，便喫麵包，加以是一些臘味，又沒有蔬菜，所以我半個也喫不下；僅僅咬了一口，還幾乎吐了出來。

——張同志！這怎麼辦？將來……哈哈！……陳同志一邊咬着麵包一邊笑向我說。於是旅長及各同事均看着我笑了。

今天大概在車上震得悶了，剛纔又喫了些水菓，口胃不好，肚子也飽的；——喫麵包倒不成問題呢！我節制地回答。而心中卻在暗想：麵包這東西的確下不得喉嚨，將來怕不真要尷尬？！又隨着轉一念：——人是隨乎貴隨乎賤的，軍隊失利的危險時期，不是說草根樹葉都要拿來充饑嗎？麵包算得什麼？！我這樣，人家背面必要笑我文弱的，說我初嘗軍隊生活，說我不能夠吃苦！我必定勉強也要做到處苦如飴，什麼事人家可做我不可做的呀？！

我如此一念，便一切決定了，心中輕爽得一如無事，安穩穩地入了夢鄉……

——為什麼不准上岸呢？……怎麼說？！這……——奇怪！

忽然夢裏朦朧地聽見這樣的說話。

接着：——報告旅長，警察憲兵在岸上維持秩序，說奉行營命令：着本師即時上車，不准登岸。

我聽着莫明其妙，掀被起床朝窗外一望，見岸上車馬行人，紛紜雜遝，着實警察，憲兵也有多人在一路上一路下的逡巡着。

這是什麼一回事呀？這不是江岸站嗎？到了漢口，爲什麼不上岸呢？我一邊擦着眼皮看着岸上尋思。

那時：正喫早飯了，但是喫飯的時候，各人的臉上都現出一種特殊的表情：沉寂的，思慮的，答然若喪！

——我看等董同志來便知的確了，他是出發的前一日師部逕由河口派來漢口設營的，坐汽車，當然早到了。

對的！我也這樣想！旅長說着，陳同志這樣答了一句。

但是如果真不准上岸便直接搭車，那麼家眷又怎麼辦呢！我倒是已着王副官就着設營（旅部設營）順便佃房子去了。萬一沒有適宜的房子，便送回蘇州去；可是連排長怎麼辦！難道可以帶去嗎？婦女小孩，二三百人，像個什麼？！況且我們又不是沒有任務？！到了洛陽又要不要走呢？這也是一個問題；假如我們再入陝轉川，一路上怎麼好拖着？！……

這問題倒要即便解決，不然船上又要催我們上岸；岸上又不准我們停腳，究竟怎麼處理？！我個人是不成問題，早就預備送到開封去的……

旅長與陳同志正談着話，只見勤務兵走來報告：董服務員已來了。

旅長請董進來，剛迎着臉，便笑問道：我們不准上岸哪？

是的！昨天就已預備了兩列車，一共四十四個箱子，要本師到達此地即刻登車北上，現在要到西安去呢！——是行營的命令，師長也已經接到了，並且復了電，他今日下午也離開南昌來了。

什麼？什麼？西安嗎？——董同志一語未了，四面一片驚疑的詢問之聲連三接四的起了。

不錯！——不過到洛陽或者因換車的關係，可以停幾個鐘頭。

又滑稽了，停幾個鐘頭？並且是在路上，停不停有什麼關係！只是現在家眷不好怎麼安頓，不然！洛陽？西安？就甘肅新疆又有什麼了不得？！當軍人的既不怕死還怕苦嗎？大家都異口同聲的笑着說了，說完，仍復面面相窺地只是無情底冷笑。

究竟怎麼辦呢？董同志！旅長皺着眉頭又微含笑臉問。

這全在旅長如何處置便了；董答說。他又轉看我道：只有張同志自在！

也不一定，憂人之憂倒不能免的，我也笑着答他。

這時旅長便召集全體軍官佐開會：會議中，有的說帶家眷不成模樣，並且恐將來也許更要困難，究竟不是事體。有的說現在沒有時間安頓，隨便丟着路上也不成話，不如帶去，並由旅長派一個人負責在洛陽找好房子居住，以便大家安心，好一意剿匪，專心作事；因事實上的困難，也不見得有礙軍譽。這樣東一句，西一句，一面是道理，一面是人情，弄得旅長也莫衷一是。結果還是沒有一個具體的辦法。

二 隴海道上

細雨斜風亂飄亂織的深夜，江岸站上的電燈，不明不滅地吐着一朵一朵底光芒，那時，車已經開去一列了，而月台上還是麻麻密密地站滿着軍人，擺滿了行李，也有女眷和小孩。

忽然一聲號音起了，接連東邊西邊都有號音響應着，把假寐在待車室靠椅上的我從夢中喚了醒來，惺忪地跟着勤務兵走上一輛鐵箱內：箱內的鐵板上雨水飄滿了，又沒有電燈，只好打開行李半坐半臥的睡着，讓兩邊底車壁從風風雨雨的包圍中衝出一條道路來磨過去。

上車的第二天，便雨止日出，因為我坐的是鐵板箱子，熱人如炙，當午的時候，大有片刻難過的痛苦，故整日地只是在陳同志他們的箱中——因他們坐的箱子是木板的。——但是不知無蓬之車箱中我們的士兵又是怎麼過喲！

經過了二天三晚的時間，我雖然到洛陽後因載家眷的車箱空了得住着一間木板箱，——陳同志因他們那箱內人多也和我同住了。但是空氣卻隨之乾燥，尤其是正午，似乎五月天氣（廢曆四月）便有灼骨流金之象，所以我這未曾初到北方

的，便感覺鼻孔枯痛，甚至出血了。

二十日清晨，涼風習習地襲人，餘夢猶濃，驕陽仍睡，猛聽得車傍有人叫賣什麼茶咽囉！……雞蛋咽囉！……杏子咽囉！……等類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傳入耳鼓，我纔覺得車已停了。

剛擦着眼皮：

——張同志！到澠池了，差不多要入陝西境呢！

呵！我答着陳同志的話一翻身披衣起來，——真的！口音就變了，你聽他們隨便說一句話，都是要帶一個「咽囉」的尾音，並且人又髒得不像模樣，真討厭！我一時談鋒殊利，又繼續道：自漢口出來，今天是第四天了，一路上都是黃枯枯的麥苗，越法是到了河南，就簡直連青草也不多見，路上最好的就要算一枝一枝的白楊在白黃色的泥漿土裏筆立着，如果講到水，更是沒見到一團清清潔潔的，比較南方——尤其是秧青水綠的現時底南方，真是黃泉碧落，天上人間！昨天停車時我問了纔知是四個月不曾下雨了，但是也只四個月，卻會乾得到這步田地！起初，我看那些行路的隨地坐在灰土上歇腳，以為是很髒了，不想這些，這些更會如此！可不知陝西又是怎麼狀況……

——你便專只想到壞處，晚上甜蜜的夢境就可忘記嗎？在南方不見得有這麼好！同箱中的趙同志說：——他是北方人，

這雖不錯，可是酷暑炎天我又不曾在此地住過；現在的南方，那裏就見得怎麼熱嗎？！

我們正談着話，車門邊一個中年人抱着一把茶壺披着一件老山羊皮的大氅向我們不住的喊着茶嚕囉！茶嚕囉！我口渴了，便買了一杯，花了一個五十枚的銅板，然而這茶如果不是口渴或者另外找得到一杯清水時，誰也不願意去飲啣！因為不但是又黃又濁，並且茶煙氣味還嗆喉嚨呢！

我的開水瓶中空空地，便給他一個二十枚的銅子，請他灌水：

——官長！這是河南的，此地用陝西銅版，要不得嚕囉！不料他這樣的答覆，同時，便提起壺一路——茶嚕囉！茶嚕囉！……的走了。我們的車，接着也就慢慢地向西推動。而這喊着茶嚕囉！……的中年人，還在羊皮一摔一摔底欲進不前的向車後倒退。——五月天氣披皮大氅，實在是我生命史中的一個新印象。

一個人靠窗口望着外面的一些黃土和房子的時候，——那房子是只有張瓦，沒有蓋瓦的，並且房子的土牆，一堵一堵的牆面都是成微斜的直線，房子的四週，是空空的，和南方竹木森森的村莊一點不同，——內心的情緒，不期然地勾起了：